

黃淑珊

紅箋小字

沒有電郵，沒有短訊，沒有icq，沒有xanga，那是執筆寫信的年代。那時候，拿起筆隨時可以一揮而成幾頁紙的信；囁囁細語的心事，滔滔慷慨的理想，思緒傾瀉得比文字快，也顧不得文法謬誤或中英夾雜，只是出竅入迷地寫，幾乎是迫不得已。

譬如，初夏傍晚，蟬鳴起落，伏案唸書準備明天的中史測驗。思路應當沿著東漢末年、魏晉南北朝、五胡十六國步步為營蜿蜒前行，卻被項羽一句「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而打岔了。突然，心頭一緊，思路跳脫，從楚河漢界鴻門烏江，一躍千里，來到宇宙邊緣一個寂靜的角落。誰知之者？這句說話的蒼涼迴響蕩漾。儘管披金戴玉錦繡擁簇，如果流失在黑暗裡，沒有讓人看到，便跟穿麻衣草鞋沒有分別。觸動思緒的並非霸王的氣燄，而是他幼稚的不甘和不忿——自己的故事，一定要說給別人聽，要演給別人看，否則所有榮辱哀樂都等於沒有發生過，再雷霆萬鈞的情節，再淒麗委婉的悲歌，都等於沒有存在過，主角也就沒有活過。讀到這裡，心思已經觸電顫動。於是一手撥開課本和筆記，拿出信紙，抬頭看看窗外月華星淡，涼風淘葉，低頭

從「親愛的……」開始，把細細綿綿嫋嫋娜娜的心事傾瀉紙上。信寫好，信封黏好，手執那厚厚的信，像是肯定了什麼、證實了什麼，如釋重負。

其實我們白天已經在學校胡鬧，放學也許再煲過電話粥，第二天一早又要見面了，哪裡還有那麼多話非寫不可？應該埋首苦讀，怎麼還浪費時間講無聊的電話、寫無關重要的信？大人在旁搖頭、皺眉、責罵。成長難耐，大人好像從未經歷；少女心事，大人就是不能理解。我們掌握了知識，卻摸索不到斗轉星移間人生的奧秘；通曉三文兩語，卻洞悉不了春風秋月的無奈；學習待人接物，卻不懂處理綠肥紅瘦的愛恨。心中團團愁緒，只消落葉一片把端倪一挑，千縷萬縷隨即滔滔，如春蠶吐絲，到死方盡。落花夜，清明雨，紅豆淚——到底少女情懷總是詩，抑或少年賦詩強說愁？無論怎樣，那雙澄明善感的眼睛，把世界一瓣一瓣揭開，看出了百般滋味千種風情；紅箋上，小字間，載動了許多愁。

我們所懂得表達的情感，卻遠比我們真正感受到的少。總是說來說去辭不達意，捕捉不到心中那種蠢蠢欲動岌岌可危的暈眩。因此，我們抄詩詞；若不知從何說起，便讓唐詩宋詞暫替我們解悶消愁。李白的「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當時一讀便愛上。年輕少艾，風華正茂，卻為時光的流逝那麼傷懷；前程錦繡，應當胸有丘壑，卻滿腔鬱結，到底為什麼？我記得，小息的時候，我們一群人常常圍在課室外嬉戲，笑聲、打罵聲和尖叫聲連環爆發，好像世上每件事情都可笑得要命。上課的鈴聲響起，各人又

城市文藝

收拾如花絮紛飛的心情，不情不願地回課室。我卻喜歡獨自踱步往欄杆處。學校的欄杆不高，剛到腰，我喜歡緊緊貼著欄杆，踮起腳，雙手撐著，把上身往外伸，那姿態彷彿一彈就可以飛出去。這樣倚欄眺望，背後同學的喧嘩漸褪，前方是學校門口那棵大榕樹，門外佐敦道絡繹不絕的車輛和沿著佐敦道和柯士甸道雜亂而起的高樓。眼前，只見車來車往，上上下下，人來人往，買買賣賣，開門關門，進進出出，一切循規蹈矩不斷重複，日日如是，儼如困局。幸好，學校附近的九龍木球會有一片很大的草地，為繁華稠密的佐敦空出一隅藍天白雲。我記得，在一個明媚的下午，看到一對小鳥，從大榕樹頂，翩翩翻舞，啁啾滑翔，越過地面的繁亂，雙雙飛向遠處那隅金光燦爛，眨眼間便消失了。那刻我多想可以化鳥，一個雀躍，隨牠們遠走高飛，到那片沒有稜角的光亮處，看看那沒有黑影的恆久的美……這時，背後突然傳來凌厲的一句：「你站在那兒幹什麼？還不趕快回課室？」於是我知道自己已被遺棄在這片滾滾塵土中，別無選擇，只能相刃相磨直至形滅。從此，唯有借詩人「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的情懷，才能幻想那玉流光轉內恆遠的美，忘記身在情長在的困苦。

另外，林黛玉的詞，也是我鍾愛的；她的多疑和小心眼，我很能同情。黛玉焚稿，我就只懂撕信。有一次，嘔心瀝血寫了一封信要給她。寫好了卻想，她看了會明白嗎？就算明白，她會在意嗎？她會放在心上嗎？她會因此對我多一份體諒、多一份憐惜嗎？想著想著，悲從中來，覺得好委曲、好孤苦，一氣，就把信撕掉了。第二天，她問我要信，我把一堆碎

紙塞給她，一句話不說就走了。那天下午，她把一封七零八落勉強黏起來的信給我，還附了回信說：「好好的為什麼要把信撕掉？信寫好了就給我，這不就行了嗎？以後記著！」我讀了破涕而笑，就是她的直率利落，化解了我剪不斷的憂愁。那時候，我的情緒起伏很大，若有一天特別安靜，悶悶不樂，第二天便會收到好言相勸的信，夾在水彩柔麗的卡片內，有時還附一個小玩意，如小王子的擺設，就是為了逗我開心。十多年後重讀這些信，就像把貝殼放到耳邊聽海，她們的聲音和獨特的語氣頃刻響起——她的苦口婆心，她的嬉皮笑臉，她的嬌柔慵懶，她的詩情畫意，栩栩而生，仿如昨日。就這樣，在粉紅信紙裡，青春的鈴鐺永遠響亮。

有些信寫了卻始終沒有送出去。現在翻出來看，每封都是幾頁的信紙，每頁都是密密麻麻的潦草的字，時而騰雲駕霧，時而咄咄追趕，崢嶸澎湃間其實壓迫著絕望的懇求：你明白嗎？明白我在說什麼嗎？我把一切都告訴你，你能了解嗎？你有共鳴嗎？我把這些沉澱在心井最深最底的私語都掏出來交託給你，你能替我一輩子銘記於心嗎？項羽怕自己生命的火光淹沒在黑夜裡，寂寂匿匿間燒盡，沒有人共賞，沒有人記載，我們豈不一樣？青春從不點點滴滴涓涓緩緩，而是剎那精彩，片刻灼燁；回首一剎地老天荒的心動，仰天一刻覆今蓋古的雄心，火光萬千，璀璨通明，剎那間照亮了年輕的愛和夢的天空，卻散落匆匆，熄滅於廣漠，只剩殘燼滿地。更因它的短促無憑據，這錦繡年華必須看在別人眼裡，記在別人心中，才能勉強算發生過。人生飄渺，時光流滑，死亡詭異，我們對一切都沒有把握，看著

鏡子裡自己那張陌生不可信任的面孔，那孤寂是一種刺骨寒心的被吞噬的恐慌。唯有把生命投射出去，再借別人的眼睛反觀自己的生命，才能遙遙地證實自己的活存。看到自己的喜怒哀樂在她眼裡眨動，我才肯定自己活著。因此，我們拚命地寫，把自己的瑣事心事找一個對象毫無保留地傾瀉。於是，年少的甜美苦澀、輕狂痴迷，愛和夢的晨曦雲彩，就在她細閱那密密麻麻的潦草的字，然後會心一笑之時，找到一處落腳、定存。

有時，信寫好，還是有些落寞。信寫了，希望給她看，知道她看了，又期盼收到回信。佇候回音的空蕩卻總叫我懊悔，懊悔自己的多愁，懊悔自己的坦誠，懊悔自己掏心投降，毫無保留地把靈魂（縱使平凡幼嫩）獻上去，然後手無寸鐵、孤立無援地站在那兒，只能祈求她以廣闊無盡的愛，來包容我的靈魂。年輕的心靈很沉重，常常夢見自己在沉沒下墜，像石頭給拋進了大海，連掙扎的餘地都沒有。於是期盼那個漁夫撒網，把自己撈起——然後我便屬於他，歸於他，浮游中再沒有重量。信送出去，站在岸邊，盼望她搖一隻小舟來，對我說：我明白，我同情。來，上船，讓我承載你所有的憂愁。登了船，蕩漾蕩漾從此不再孤單。只是，有誰真的明白和同情？千言萬語，能令你明白童年時父親那聲冷笑，如何令我不寒而慄，令我永遠地怯懦和恐懼？絮絮私語，能令你明白我為什麼看著你卻害怕你會離開我，害怕得心痛？而心房那陣空洞而壓縮的劇痛，你能感受到嗎？人生不過一齣獨腳戲，你究竟只是旁觀者，我的台詞身段縱使打動你的心，無奈身不同感不通，我中了舉你的血脈不

會沸騰，我中了箭你的神經不會麻痺。皮肉之軀，形態所限，我無法拔出我的血脈神經，接駁到你的心，與你共渡；台上下間這道溝壑，再激昂更細膩的曲詞亦無以縫合。誰知之者？唱盡了美景敗瓦，寂寥越難遣。

於是，有些話寫了在信箋上，卻始終沒有講給誰聽，變成我和信箋之間的秘密。午夜伏案，瑟縮靄靄夜色之下，深覺人生從來就是自己一個人。英雄霸王站在人生戲台上，劍拔弩張，酒醉金迷，肝膽相照，鴛鴦情深，一切彷彿都熱熱鬧鬧真真切切經歷了，幾乎可以騙自己說不枉此生；豈料風吹酒醒，眨眼一看，油盡燈滅曲終人散，剛才一切幻覺一場——從來，只有自己一個人，獨立於荒蕪蒼茫，唸一句台詞，連回音也沒有。

不禁輕歎：情深脈脈同誰語，紅箋小字憑誰附？

然後，還是低頭默默地寫。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